

南京大学史学丛书

张学锋 著

汉唐考古与历史研究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南京大学史学丛书

南京大学人文基金项目

张学锋 著

汉唐考古与历史研究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201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唐考古与历史研究/张学锋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 1

(南京大学史学丛书)

ISBN 978 - 7 - 108 - 04162 - 3

I. ①汉… II. ①张… III. ①考古—研究—中国—汉代②考古—研究—中国—唐代③中国历史—研究—汉代④中国历史—研究—唐代
IV. ①K87②K234. 07③K242. 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73334 号

责任编辑 麻俊生

封面设计 路 静

责任印制 李思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张 29.25

字 数 408 千字

定 价 84.00 元

百年传承铸学魂(总序)

南京大学历史系有两个源头。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两江总督刘坤一邀请张謇、缪荃孙、罗振玉等商议办学事宜,旋即上《奏陈筹办学堂情形折》,其中称“江南地大物博,素称人文渊薮。省会高等学堂规模必求宏敞,俾可广育人才”,是为三江师范学堂开办之始。刘坤一未几即病逝,其继任者为洋务派名臣张之洞。张之洞再上《创办三江师范学堂折》,清廷准奏。1903年9月,三江师范学堂在前明南京国子监旧址开学,设有历史科,学制4年,此为南京大学历史系之肇始。之后,历经两江师范学堂国史科、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史地部历史科、东南大学文理科史学系、中央大学历史学系等阶段。

1888年,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在南京干河沿创办了汇文书院(The Nanking University),由学贯中西的美籍加拿大传教士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担任院长。1910年,汇文书院合并位于南京的另一所美国教会学校宏育书院(1907年由基督书院和宏智书院合并而成),金陵大学堂(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因此正式成立。金陵大学建立之初即设有历史学科。

自1903年至1949年,历经47年,南京大学历史系从蹒跚学步的婴儿成长为英俊彪悍的壮汉,虽历经风雨,但其长期积淀形成的学术传统赓续不断,蜚声海内外。1952年院系调整,原中央大学史学系、边疆政治系和金陵大学历史系合并,形成现

今学术底蕴深厚的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基本学科架构。

110年来,南京大学历史学大师辈出,柳诒徵、徐养秋、陈汉章、雷海宗、郭廷以、朱希祖、金毓黻、沈刚伯、贺昌群、缪凤林、蒙文通、商承祚、韩儒林、王绳祖、蒋孟引、郑鹤声、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陈恭禄、陈登原和王伊同等,为南京大学历史系“严谨求实”学风的确立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南京大学历史系培养的学生已超过6 000人,其中本科、专科生逾4 000人,硕士、博士研究生2 000余人,他们或为学界翘楚,或为政界精英,或为商界巨擘,群星璀璨。如1923年毕业的南高师国文史地部第三班,即走出了著名史学家缪凤林和向达,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和张其昀,以及著名图书馆学家陈训慈。此外,著名历史学家束世徵、郭廷以、王聿均、唐德刚、吴天威、章开沅、李时岳、王觉非、蒋赞初、茅家琦、梁白泉、张宪文、陈得芝、魏良弢等,均为本系毕业生。

学衡派是南京大学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学术流派,而历史系教授则为其学术中坚。柳诒徵先生所阐述的《学衡》杂志宗旨为“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①在《学衡》杂志的旗帜下,一群以本国固有文化为根本的学者,展开实证研究。对于国学,他们主张“以切实之工夫,为精确之研究,然后整理而条析之,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以见吾国文化,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对于西学,他们主张“博极群书,深窥底奥。然后明白辨析,审慎取择”,反对“道听途说,呼号标榜,陷于一偏而昧于大体”。^②学界对于学衡派“攻击新文化运动”、“复古倒退”的传统定论显然并不公正。现在看来,学衡派所倡导的兼采中西文化之长的观点,倒是显得更加理性。历史已证明,《学衡》杂志及学衡派的主张和追求,在近现代中国学术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地位。学衡派的为学宗旨和治史方法,在南京大学历史系也得到了了一定程度的体现。

1952年院系调整后的南京大学历史系,历经政治运动的冲击,师资与学科结构遭受了重创,但学术传承却从未间断。在韩儒林、王绳祖、蒋孟引、陈恭禄、王栻、刘

① 《学衡杂志简章》,《学衡》第1期(民国十一年1月)。

② 《学衡杂志简章》,《学衡》第1期(民国十一年1月)。

毓璜、洪焕椿、茅家琦、王觉非、蒋赞初、陈得芝、魏良弢、蔡少卿、张宪文等一批著名学者的引领下,形成了今天的学科结构与科研格局,也源源推出了影响中国史学进程的良史佳作。

为推动学术发展,总结南京大学历史系学术成果,激励南京大学历史系学人潜心治学,我们编辑了这套《南京大学史学丛书》,以图继往开来,克绍箕裘,将南京大学历史系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必须强调的是,这批丛书仅仅是南京大学百年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性成果的展示。

2010年4月20日,台湾润泰集团总裁尹衍樑先生与南京大学校长陈骏教授签署了“南京大学人文基金”的协议,由台湾光华教育基金会和南京大学“985三期”项目按照1比1.5的比例,共同出资人民币6000万元,资助南京大学的人文学科建设。《南京大学史学丛书》得到了“南京大学人文基金”的全额资助,谨此鸣谢。

陈谦平

2013年1月于南京

目 录

政治文化篇

菰菜、莼羹、鲈鱼脍与吴人的乡思	3
“滂民”考述	10
西晋诸侯分食制度考实	16
东晋的哀帝——东晋前中期的政治与社会	36
评点校本《观世音应验记》三种	54
“齐梁故里”研究中的史料学问题——兼论“晋陵武进县之东城里”的地望	69
六朝建康城研究中的史料学问题——以建初寺的地点考证为例	97

社会经济篇

战国秦汉时期的大小亩制	107
战国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亩产	143
论曹魏租调制中的田租问题	159
西晋占田、课田、租调制再研究	178
论东晋的“度田税米”制——特别是与土断的关系	212
九品相通：再论魏晋时期的户调	240
再论六朝江南的麦作业	254

文物考古篇

六朝建康城的研究、发掘与复原·····	283
论南京钟山南朝坛类建筑遗存的性质 ·····	310
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墓主身份研究——以随葬品的考察为中心 ·····	326
读西安出土唐姚无陂墓志 ·····	346
南京象山东晋王氏家族墓志研究 ·····	355
南京司家山出土谢氏墓志研究——东晋流寓政府的挽歌 ·····	370

文化交流篇

四五世纪东亚世界的形成与东晋南朝——以中国史料为中心 ·····	387
《观世音应验记》的发现、研究及其在六朝隋唐时期的著录与流布 ·····	405
日本入唐求法僧最澄所携唐代官文书三种 ·····	418
论江苏连云港“土墩石室”遗存的性质——特别是其与新罗移民的关系 ·····	429
序井内古文化研究室编《中国六朝瓦图谱》·····	448
后记 ·····	456

政治文化篇

菰菜、莼羹、鲈鱼脍与吴人的乡思

《晋书》卷九二《文苑传·张翰》载：“（张）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

当时，吴人张翰在洛阳被齐王司马冏辟为东曹掾，千里之外，洛阳秋风，勾起了他的乡思。这魂牵梦绕的乡思，通过怀念菰菜、莼羹、鲈鱼脍这三种江东地方美食表现了出来。菰菜、莼羹、鲈鱼脍固然滋味隽永，闻名已久，但更因张翰为之弃官而声名远扬，脍炙人口。从另一层意义上来说，菰菜、莼羹、鲈鱼脍又不仅仅是江东的三道美味了，它们是吴人乡思的代名词，即“莼鲈之思”。

一、菰菜、莼羹、鲈鱼脍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自然条件不同，因此，各地的饮食材料、饮食风俗以及饮食结构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且，自然条件的差距越大，这种差异也就越悬殊。位于长江三角洲南岸的吴地，是江南的核心区域，自然特色非常明显。历史上这一带地势低平，空旷辽阔，河网密布，湖泊众多，向以水乡泽国而著称。水多的自然特色造就了吴地的饮食习俗，这种习俗与当时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黄河流域有着很大的差异。《史记·货殖列传》中称，楚越之地，“饭稻羹鱼”；《汉书·地理志》亦称，江南地方，“民食鱼稻”，都反映了吴地是鱼米之乡。鱼和米是吴人饮食结构的主体，稻米是主食，鱼类则是吴人最主要的辅食。这一有别于北方的饮食习俗，贯穿了整个汉魏六朝。《隋书·地理志》中仍称江南之俗，“食鱼与稻，以渔猎为业”。我们认为，所谓的“食鱼”，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鱼类，而应该是以鱼为主体的各种能食水生动植物，除鱼类外，还包括螺蚌以及多种水生蔬菜。《隋书·地理志》中所说的“渔猎”，即指采集这些水生动植物的活动。菰菜、莼菜及鲈鱼，即是众多的水产品中的佼佼者。

在古今文献中,菰菜的名称很多,较常见的有菰、菰首、菰手、菰草、苽、蒋、蒋草、出隧、蓬蔬、茭筍、茭白、茭草、茭粳、茭瓜等。六朝时期吴地通称之为菰菜或菰草,现代则通称为茭白。菰原产我国,是我国中南部主要水生珍蔬之一,属禾本科多年生水生草本。现代植物分布调查表明,南自海南、台湾,北至哈尔滨都有分布,但以长江以南栽培最多。古代菰的分布范围可能更小些,更多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开发较早的多水平原地区,江东吴地的自然条件非常适合菰的栽培和生长。

我国历史上栽培菰的主要目的有二,一是取其谷作粮食,一是取其膨大茎作蔬菜。菰草在夏秋间开花,结的籽实叫“菰米”,一称“雕胡”,被古人列为“六谷”之一。^①用菰米做的饭被称作“雕胡饭”。由于菰茎经常被菰黑粉菌寄生、刺激,不能正常抽穗开花,菰谷粒成熟期不一致,容易脱落,产量不高等原因,逐渐丧失了它的谷类作物的意义,而由菰黑粉菌寄生后膨大的菰茎,由于肉质鲜嫩而专供蔬食了。

菰草与水稻同属,最早是野生的。江东吴地栽培菰草始于何时,无法从文献中得到考证,但从江东优越的自然条件及人们的饮食习俗,并结合中国栽培菰的历史来考察,必定有着悠久的历史。《西京杂记》中记载会稽郡(治今苏州)人顾翱“少失父,事母至孝。母好食雕胡饭,常帅子女采撷还家,导水凿川,自供种养”。^②顾翱家靠近太湖,传说由于顾翱的孝行所感,湖中此后自生菰草,别的任何杂草都不生长,连虫鸟都不敢到太湖来侵害菰米。这一故事至少可以说明两点,一是吴地菰草资源丰富,一则表明西汉时期吴地已经开始人工栽培菰草。顾翱在太湖附近“导水凿川,自种供养”,也是菰草栽培历史上的最早记载。

东晋初年,郭璞在注《尔雅》时,注“出隧蓬蔬”曰:“蓬蔬似土菌,生菰草中,今江东啖之,甜滑。”^③可见食用菰菜是江东饮食的一大特点。菰菜质地柔软,甜嫩鲜滑,既可蒸煮,亦可生食,食后回味无穷。菰茎在夏秋之际膨胀成熟,因而,秋风勾起了张翰的无尽乡思,吴地菰菜也因张翰之故而名噪天下。

“莼”又作“蓴”。《尔雅·释草》中无“蓴”和“莼”字。《说文解字》未录“莼”字,虽录“蓴”,但言其为“蒲丛也”,似也不指莼菜。因此是否可以这样推测,莼菜非北方所产,两汉时期北人尚不知有莼菜。直到曹魏时,郑小同注《诗经·泮水》时,

①《周礼·天官·膳夫》称“食用六谷”,郑玄《周礼注》注曰:“六谷,稌、黍、稷、粱、麦、苽。苽,雕胡也。”

②(汉)刘歆撰,(晋)葛洪辑:《西京杂记》卷五,四库全书笔记小说丛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③周祖谟校笺:《尔雅校笺》卷下释草第十三,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4年。

才将“薄采其茆”之“茆”释为“莼菜”，曰：“江南名之莼菜，生陂泽中。”郑小同释“茆”为“莼”，这虽然是一个错误的解释，^①但他却告诉了我们莼菜产于江南。事实上，莼作为菜用，自古以来就仅局限于少数地区，即江东。莼菜之名初见於曹魏时期，这与两汉时期南北频繁的交往有着直接的关系。当然，吴地采食莼菜的实际历史应当更悠久。

江东吴人亦一直以家乡的莼菜而自豪，进而自傲。《晋书·陆机传》载，太康（280—289年）末年陆机到洛阳后，“诣侍中王济，济指羊酪谓机曰：‘卿吴中何以敌此？’答云：‘千里莼羹，未下盐豉。’时人以为名对。”陆机所言“千里莼羹”，通常理解为用江东千里湖莼菜所作之羹。千里湖在今江苏溧阳东南。江东的莼菜能与北人喜食的羊酪相敌。有意思的是，张翰所思食的江东美味也是莼羹。陆机、张翰均为吴人，透过其言行，孙吴、西晋时期江东吴人对莼菜的喜食程度可见一斑。

东晋以降，江东食莼之好丝毫未变，并有名师加以总结，列入食谱。莼菜多用作羹食，即“莼羹”，其中鱼莼羹风味特优，尤其能代表吴人的饮食特色。据缪启愉先生考证，《齐民要术》所引《食经》很可能是南朝的作品。^②《食经》所载鱼莼羹的做法有：“鱼长二寸，唯莼不切。鳢鱼，冷水入莼；白鱼，冷水入莼，沸入鱼。与咸豉。”又云：“莼细择，以汤沙之。中破鳢鱼，斜截令薄，准广二寸，横尽也，鱼半体。煮三沸，挥下莼。与豉汁、渍盐。”^③《食经》所称之“鳢鱼”，今通称“乌鱼”或“黑鱼”，是烹制鱼羹的重要食材。莼菜和黑鱼作鱼莼羹的食法延续至今，一直是江南一带的特色菜肴。

与菰菜、莼羹相比，鲈鱼脍则更能代表江东吴地的美食。鲈鱼堪称吴地瑰宝。《辞海》鲈鱼条称鲈鱼为鲈科，体延长，侧扁，长达0.6米，口大，下颌突出。银灰色，背部和鳍上有小黑斑。栖息于近海，也进入淡水，早春在咸淡交界的河口产卵。性凶猛，以鱼、虾等为食。我国沿海均产。生长快，个体大，为常用的食用鱼类之一。但是，从文献的记载和实际的观察判断，吴地的鲈鱼却不是上述之鲈鱼。吴地的鲈鱼还应冠以它的盛产地松江，被称作“松江鲈鱼”的才是张翰日思夜想的鲈鱼。

松江鲈鱼属杜文鱼科，呈纺槌形，长仅五六寸，头大而扁平，眼小而生于上方，

① 参见刘义满、魏玉翔：《由“薄采其茆”之“茆”谈起》，《中国农史》1990年第3期。

② 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北京：农业出版社，1982年，第385、475页。

③ 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羹臠法第七十六。

口宽呈扁形,腹灰白,背呈灰褐色或带枯黄色,有黑纹四五条,有细鳞,由河入海产卵,是一种近海浅水层肉食性一龄成熟的小型鱼类。这种鲈鱼的淡水生活期主要活动在吴地的松江一带水域,所以有了“松江鲈鱼”的专称。现今江南水乡将之称为“塘鳢鱼”或“鲈鳢鱼”。至迟到东汉时期,松江鲈鱼已是江东吴地的著名特产,而且名闻中原。《后汉书·左慈传》中留下了曹操请客因无松江鲈鱼而倍觉遗憾的故事。“(曹)操从容顾众宾曰:‘今日高会,珍馐略备,所少吴松江鲈鱼耳。’”曹操此语当然有其政治隐喻,但亦可见东汉末年松江鲈鱼已是南北闻名的美味佳肴了。吴人陆机被冤杀后,葛洪到松江吊陆炼丹,得食鲈鱼,回去后在《神仙传》中赞道:“松江出鲈鱼,味异他处。”在故人的家乡,用故人故乡的美味吊祭故人,足见同是吴人的葛洪在吊陆时的心情。松江鲈鱼经葛洪的渲染,更是名声大起。张翰思食鲈鱼,是最好不过的乡思了。因为只有江东吴地才有如此名贵的鲈鱼,也只有尝到了鲈鱼,才真正体会到了家乡的滋味。对于远离故乡、又为上司同僚所轻、仕途艰险的吴人来说,浓烈的乡思在小小的鲈鱼身上表现了出来。

松江鲈鱼肉质细嫩紧致,味极鲜美,而且色白如玉,古时吴人多将之细切作脍生食,因有鲈鱼脍之名。隋朝统一全国后,鲈鱼成为江东的贡品。《隋唐嘉话》补遗中录:“吴郡献松江鲈鱼,炀帝曰:‘所谓金齏玉脍,东南佳味也。’”所谓“金齏玉脍”,是将香花柔叶或金橙之皮切细作为辅料,与切细腌浸后的生鱼拌和而成的佳味。这道菜,唐宋时期也深受人们的喜爱,陆游还亲自做过,他的“自摘金橙捣脍齏”之句,即指此菜。两宋以后,随着江东吴人生食习俗的消退,鲈鱼脍也逐渐淡出。尽管如此,松江鲈鱼作为诗文创作中的重要用典,成为江东美味的象征。

二、吴人的乡思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方魂牵梦绕的土地——故乡。得意时想到它,失意时 also 想到它。张翰是吴人,他思念吴地,思念菰菜、莼羹、鲈鱼脍。然而,张翰的思乡恋土情结果能发展到为之弃官而归的程度吗?不是的。周一良先生《魏晋南北朝札记》所录《西晋王朝对待吴人》一篇,虽是短文,但论述精辟,此处借而论之。^①

西晋平吴,对于吴人来说,是亡国之祸。东吴的有识之士,既痛恨孙皓时期的腐败政治,但对故国又有着眷念悼亡之情。两种情绪相互交织,似乎形成了一种普

^① 参见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2—75页。

遍的心态：自卑情绪与桑梓之感。这在西晋诸吴人的著作及书信对答中流露明显。

西晋政府对于吴蜀旧地虽然有一些防范，但政府对江东士庶亦实行了笼络政策。华谭对晋武帝策问“绥静新附何以为先”时，即建议：“吴阻长江，旧俗轻悍。所安之计，当先筹其人士，使云翔闾阖，进其贤才，待以异礼；明选牧伯，致以威风；轻其赋敛，将顺咸悦，可以永保无穷，长为人臣者也。”^①《通典》卷一〇一《礼六十一》载毗陵内史论江东贡举事时云：“江表初附，未与华夏同，贡士之宜，与中国法异。前举孝廉，不避丧孝，亦受行不辞以为宜。访问余郡，多有此比。”^②可见政府对江东贡士尽量放宽，实行与中原不同的政策。但这仅仅是政府的政策，而北人对吴人的偏见则是根深蒂固的，因而吴人蔡洪太康年间举秀才入洛后，遭到洛阳人士的讥讽：“幕府初开，群公辟命，求英奇于仄陋，采贤俊于岩穴。君吴、楚之士，亡国之余，有何异才而应斯举。”^③足见北人对吴人的轻藐傲慢。孟超倚仗其兄宦官孟玖的权势，作为一个领万人的小都督，却敢公然斥骂作为全军统帅的河北大都督陆机为“貉奴”，并最后置陆机于死地。^④三国以来，北人即骂吴人为“貉子”，孙权、孙秀皆蒙此称。“中原冠带呼江东之人皆为貉子，若狐貉类云。”^⑤貉子，类似于今天猪狗之类的恶语。孟超直呼陆机为“貉奴”，可见其对陆机等吴人的轻蔑程度更甚。对昔日东吴的世家大族而言，亡国之余，轻侮之下，自卑情绪和求全心理在所难免。正如陆机入洛后诗文中所称的那样，“蕞尔小臣，邈彼荒域”，流露出一种难以名状的情怀。在他临刑前，道出了“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的乡思之情。^⑥

然而，吴人并非就此自卑而完事。江东优越的自然条件、人文资源和他们原有的社会地位，促使他们怨愤、自傲。蔡洪在面对洛中人士的讥讽时则反唇相讥：“夜光之珠，不必出于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采于昆仑之山。大禹生于东夷，文王生于西羌，圣贤所出，何必常处。昔武王伐纣，迁顽民於洛邑，得无诸君是其苗裔乎？”陆云在给陆典书的书信中说：“吴国初祚，雄俊尤盛。今日虽衰，未皆下华夏也……愚以东国之士，进无所立，退无所守。明裂眦苦，皆未如意。云之鄙姿，志归丘垄。箎门闺窗

① 《晋书》卷五二《华谭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下同。

② （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一〇一《礼六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③ （南朝）刘义庆撰，徐震堉校笺：《世说新语校笺》卷上言语第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下同。

④ 《晋书》卷五四《陆机传》。

⑤ 《魏书》卷九六《司马睿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⑥ 《晋书》卷五四《陆机传》。

之人,敢睇天望之冀。至于绍季札之遐踪,结鬲肝于中夏,光东州之幽昧,流荣勋于朝野,所谓窥管以瞻天,缘木而求鱼也。”^①怨愤、失望之情溢于言表。直至西晋末年的葛洪,在所著《抱朴子·外篇》中也还在为吴人遭受的不公鸣不平。《外篇》卷十五《审举篇》中称:“江表虽远,密迩海隅,然染道化,率礼教,亦既千余载矣。往虽暂隔,不盈百年,而儒学之事,亦不偏废也。惟以其土宇偏于中州,故人士之数不得钧其多少耳。及其德行才学之高者,子游、仲任之徒,亦未谢上国也。昔吴土初附,其贡士见偃以不试。今太平已近四十年矣,犹复不试,所以使东南儒业衰于在昔也。”在《讥惑篇》中,还对一些强学中原语音、书法及日常起居而舍弃吴俗的吴人加以了讥讽。在吴人内心深处,对北方士人的轻藐并不亚于北人对他们的偏见。“伧”或“伧夫”这些词常在吴人脑海中游荡。伧是粗野、鄙陋之意。伧夫,犹言鄙夫、粗野之人。北方的粗放与江东的精细,在这里成为我他认同的重要基准。其实,在西晋平吴后,在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和优雅精细的生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吴人眼里,北方人士多为伧夫。左思欲作《三都赋》,陆机听说后在给陆云的书札中说:“此间有伧夫,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耳。”^②这句话才是吴人难以明言的心语。

至此,我们可以回过头来再看一下菰菜、莼羹、鲈鱼脍,它们已不仅仅是三道江东名菜了,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西晋平吴后的吴人心态。陆机对王济所说的“千里莼羹,未下盐豉”,这单单是比较莼羹和羊酪的滋味吗?恐怕不会这么简单。烹制莼羹是一定要加盐豉调味的,未下盐豉的莼羹淡而无味,何美之有?而在陆机的眼中,却能敌过那北人的奢侈食品羊酪。陆机和王济的应对,在当时士人看来只是一幅妙对,如果将之与吴人的心态联系起来考察,这恐怕意义就更大了。

张翰出生吴郡张氏,在吴姓士族朱张顾陆四姓之列,其父张俨曾任东吴大鸿胪。张翰的遭遇和心态与二陆诸人相似。他随贺循入洛,被齐王冏辟为大司马东曹掾。张翰对入洛的同郡顾荣曰:“天下纷纷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难。吾本山林间人,无望于时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虑后。”顾荣听后,握住张翰的手怆然悲曰:“吾亦与子采南山蕨,饮三江水尔。”^③张、顾二人的言对,足以明其心态。对西晋政权的失望,对久不见知的愤懑,对三江吴地的眷念,吴中的菰菜、莼羹、鲈

① (晋)陆云:《与陆典书书》,参见严可均辑:《全晋文》卷一〇三,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

② 《晋书》卷九二《文苑传·左思》。

③ (南朝)刘义庆撰,徐震堉校笺:《世说新语校笺》卷中识鉴第七。

鱼脍无一不勾起他们的乡思。随即,张翰便借此三味弃官南归,回到了故乡。作为齐王主簿的顾荣也是“恒虑祸及,见刀与绳,每欲自杀”,^①终因世道艰难,数年后回归了江东吴地。在西晋末年的混乱中,宗室琅邪王司马睿在王导等人的劝导下,渡江南下抢占地盘。从司马睿初镇江东到西晋灭亡之前,吴人在司马睿的统治下仍然“未尽才用”。“徙镇建康,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②一个皇族大员来到建康,几个月没有本地士人前来探望,这恐怕是司马睿、王导始料未及的。及至西晋灭亡,北来君臣才感觉到了“寄人篱下”的痛苦而“心常怀惭”,朝廷内部排斥吴人的情况才开始有所好转,吴人的自卑心理亦稍有所改变。元帝“以侍中皆北士,宜兼用南人”,^③拜陆晔为侍中、尚书,领扬州大中正。王导“初至江左,思结人情,请婚于(陆)玩”,而陆玩却以“义不能为乱伦之始”为理由加以拒绝。可见,晋室南渡前后,不与北人结婚联姻是吴人普遍的态度,以此来维护吴人的尊严,因此,陆玩在道义上不愿损坏这种尊严。表面上虽以“培塿无松柏,薰莸不同器”来表示谦卑,实则自傲至极,所以也敢在王导处食酪得疾后投书王导进行控诉:“仆虽吴人,几为伧鬼。”^④《晋书》传记中将陆玩的这些言行视作“轻易权贵”,作者显然没有体会到其中的真谛。

最后,还是顾荣、贺循、纪瞻等一批江南名士尽弃前嫌,加入到了东晋新政权建设之中。但就整个东晋王朝而言,政权的支柱依然是南渡贵族,政府的主要部门均为北人所掌握,吴人只是其中的点缀,东晋王朝的流亡政府色彩极其浓厚。直到南朝时期,吴兴豪族丘灵鞠依然愤恨:“我应还东掘顾荣冢。江南地方数千里,士子风流,皆出此中。顾荣勿引诸伧渡,妨我辈涂辙,死有余罪。”^⑤可见北人长期凌驾于南人之上的现象,直到南朝萧齐时都没有根本改观,用同时另一位吴兴豪族沈文季的话说,就是“南风不竞,非复一日”。^⑥

(原载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编:《六朝史论集》,合肥:黄山书社,1993年)

① 《晋书》卷六八《顾荣传》。

② 《晋书》卷六五《王导传》。

③ 《晋书》卷七七《陆晔传》。

④ 《晋书》卷七七《陆晔传附陆玩传》。

⑤ 《南齐书》卷五二《文学传·丘灵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下同。

⑥ 《南齐书》卷四四《沈文季传》。